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

譚 彼 岸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

譚彼岸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漢

晚清的白話文運動

譚彼岸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16 开·1 1/16 印張·27,000 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

統一書号：9106·9

定 价：(5)0.12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論述清末白話文運動的歷史情況，介紹當時主張語言文字改革運動的幾個先驅者，說明我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當時怎樣以白話報紙、白話教科書、白話文學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書中批判了胡適的“白話文外來論”的謬論。本書可供文化教育工作者參考用。

目 錄

一、晚清白話文运动的几个先驅者·····	5
二、白話文推行的一般情况·····	12
1、全國推行的白話報紙·····	12
2、大量印行的白話教科書·····	17
3、傳播新思想的文学·····	22
三、胡適“文学改良芻議”的盜竊行为·····	30

晚清白話文運動發生于東南沿海地區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社會經濟的必然性。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明末南方地區已有資本主義性質工業萌芽[●]。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階級關係發生新的變化，就是中國工人階級伴隨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的建立而產生，清朝末年中國的資本主義跟着歷史的必然首先產生在南方地區，同時產生了資產階級，所以工人階級比較資產階級的歷史更久，力量也更大；隨着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運輸業的發展技術和科學的輸入，涌現一大批新的物質內容，新的意識形態的名詞，要求一種新的文體來表達，語言直接地反映這種變化[●]，文言和舊詞彙裝不下新的物質內容和新的意識形態，必須用新的名詞和新的文體，因而非用白話不可。

戊戌變法時代的白話文運動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要求自由發展，在政治上必然要求參政，在近代企業中，民營民用工業逐漸地出現，都是首先在沿海地區發展起來，由於政權仍掌握在封建官僚統治階級手中，當時資本主義企業，

● 尙鉞：“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歷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7—8頁。

占勢力的还是采用“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形式，使新兴工業帶有濃厚的官僚性質，私营工業得不到自由發展，要振興民族工業，必須跟封建統治階級作斗争，戊戌变法就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运动，他們需要用白話作为宣傳工具，喚起市民來支持他們的政治主張，随着白話文运动就在沿海地区，尤其是長江下游各省出現，白話文急先鋒裘廷梁第一个高举“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大旗，运动展开后白話讀物如潮水一样涌出來了，白話報紙有十多种，白話教科書有五十多种，白話小說有一千五百多种，白話文是傳播新思想对封建堡壘文言斗争的武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里曾对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說：“那时的所謂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資產階級的社会政治学說（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还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余毒在內）。在当时，这种所謂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义时代，这种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澤东选集”第二卷六六八頁），这里，我們从毛主席的指示可以認識，晚清白話文运动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因而对于以后的啓蒙运动，是起了一定的影响的。

同时，戊戌变法时代的白話文运动对于建立民族共同語这方面是有貢獻的，中華民族的共同語，就是所謂普通話，

这是唐宋以來在北方方言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北方方言之中的北京話，在元明清三代的政治影响下，漸漸發展成為了所謂“官話”，清朝末年，这种“官話”已經是全國各地“官場”的共同語^①。当时各地方言發音不一致，学起“官話”音不正，所以有一个时期大家很注意正音，正音通过学校更加普遍起來，福建曾設立过一个“正音書院”專教福建人学正音。随着共同經濟生活的要求，要求建立共同語更加迫切，北京話逐漸發展成為普通話，馬克思論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②所以中華民族語言的形成过程“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整个趋势”^③。

晚清白話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白話文的前驅，有了这前驅的白話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話文才有歷史根据，可是買办資產階級胡適妄想割断歷史与伪造歷史，他用兩種手法，一是“远交近攻”，一是“白話文外來論”，他为了要找白話文的歷史淵源，寫了一部模糊階級性的“白話文学史”，把白話文扯到漢唐去，又根据他的極其混亂的“白話”解釋，胡亂地說漢朝那里“有許多白話”那里又是“大部分是白話”，唐朝那里“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那里“几乎全部白話化”，使讀者陷入“白話”的迷魂陣，眼花心乱，“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④于

① 高名凱：“普通語言學”，上册，第92—100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

③ 叶菲莫夫著：“中華民族形成問題”，油印本。
中山大学歷史系譯

④ 梁方仲：“易知由單的研究”。“嶺南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第122頁。

是胡適可以从心所欲地盜竊晚清白話先驅者的主張，割斷晚清白話文運動，而使人不知不覺被欺騙了。他說晚清提倡白話文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以遂行他所謂“白話文外來論”的詭計，說“這個‘白話文學工具論’的主張，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論了一年多的新發明，是向來論文學的人不曾自覺的主張的。”[●]歷史告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發生於長江下游是和這個地區產生了民族資本主義密切相聯系着，胡適竟然否定這個歷史事實，把白話文的發祥地硬搬到美國去，把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白話文，說成為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應用的偶然事件，盜竊了裘廷梁、陳榮衮的先驅主張，說成為他個人在美國的“新發明”，散播“白話文外來論”的買辦觀點，我們要應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破胡適割斷歷史和偽造歷史的無恥行為。

●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

一 晚清白話文运动的几个先驅者

自中日甲午战争，中國被日本击败后，中國在國際帝國主义的瓜分危急形势下，这时几个先進的知識分子，企圖發動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希望推進中國民族資本主义以挽救中國的危亡，随着政治运动的要求，進行文字改革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是势所必須的，当时的領導人物之一梁啓超，从事政治的改良运动，同时也注意到文字的改革，他先創用淺易条达的“新文体”，作为政治宣傳的工具。

戊戌变法的先驅思想者之一黃遵憲，早在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主張語言和文字的合一，他說东西各國因为語言和文字合一，所以“通文者多”，他主張把文体改变为“適用於今通行于俗”，又認為“欲令天下之工商賈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必須語言和文字合一^①。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梁啓超为“演義報”作序說“日本之变法，賴俚歌与小說之力，”^②他又曾对人說：“俗語文体之流行，实文学進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國皆尔，吾中國亦应有然。”^③同时陈荣衮(子襄)作“俗

①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

② 中國史学会編：“戊戌变法”，第四册第538—540頁。

③ 楚樹：論文学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

話說”，說出雅俗的对立关系：

“人人共曉之話謂之俗，人人不曉之話謂之雅，十得二者亦謂之雅。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①

俗話是日常生活所必須，一講人家就懂，古語因離現代日常生活太遠，所以沒有人懂，如果用古語講話，“手口異國，動須翻譯”。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蘇報”刊登白話文運動急先鋒裘廷梁的一篇二千五百八十六個字的著名論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②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人勇敢地站起來高舉“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大旗，明白剴切地提出了以白話代替文言的主張，裘廷梁說：

“二千年來海內重望，耗精斲神，窮歲月為之不知止，自今視之，虛虛足自娛，益天下蓋寡，嗚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責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汝如斯矣。”

“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話，……一言以蔽之曰：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

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政治改良，對文言鬥爭是勇敢的，二千年來的文言是蔽人“聰明才力”，阻礙中國科學技術發展，

① “陳子襄教育遺議”，1952年版，第1頁。

② “中外大事彙記”（戊戌廣智報局印）“論說”卷之三，第2—29頁，又“白話叢書”“序文”。

使“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实为二千年來文字之一大厄”。而兴白話有“八益”，其中有“兩益”充分表現着他的進步要求的。

“五、便幼学 一切学堂功課書，皆用白話編輯，逐日講解，積三四年之力，必能通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科学間之崖略，視今魁儒耆宿，殆將过之。

八、便貧民 農書商書工藝書，用白話輯譯，鄉僻童子各就其業，受讀一二年，終身受用不尽。”

采用大量白話書籍以加速資本主义文化的傳播，培养新生力量，而这一支新生力量要超过封建文化下所培养出來的“魁儒耆宿”。又編輯白話工農商用的通俗讀物，为的是使貧民通过白話讀物，学得淺識薄技，可以帮助他們謀生，这是新兴資產階級的進步要求，在買办資產階級的代表胡適的“文学改良”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求以文字改革为政治服务的精神，都在後來胡適的言論里完全消失了[●]，但新兴資產階級的反封建是不徹底的。袁廷梁一方面主張崇白話兴实学，一方面还要拖住封建包袱“保聖教”，利用白話來翻譯經書宣揚儒家思想，这是与他的進步要求相矛盾，在改良主义下談“便幼学”和“便貧民”，所謂“便幼学”只能便少数地主官僚商人的“幼学”，不可能便工農的“幼学”，所謂“便貧民”也只能便一部分有能力上学的市民子弟，不可能便廣大的農民階級和年幼的工人階級的子弟，可是这些進步性的要求，在胡適思想中是沒有的。

● 刘綏松：“中國新文学史”（武汉大学交換講义）上册，附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簡述”附第1頁。

裘廷梁的白話主張，氣魄雄厚，不是支离破碎的“文學改良芻議”所能比拟的，全文說服力很大，他論鳥獸的叫声以証人类的白話先文字而產生，而古代的科学技術家“著書必用白話”。論白話有“八益”，再从中國古代用白話，歐西用白話，以至日本用白話的效果來証明行白話的功效，裘的白話主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論文是晚清白話文运动的理論基礎。

不僅一般文章主張用白話，報紙亦要求改用白話，陳榮衮是近代第一個人明确地主張報紙改用白話的人，他在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發表“論報章宜改用淺說”●首先提出要改革文言：

“今夫文言之禍亡中國，其一端矣，中國四万万之中，試問能文言者几何？大約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之一之人，遂舉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議不論，而惟日演其文言以為美觀，一國中若農、若工、若商、若婦人、若孺子，徒任其廢聰塞明，啞口瞠目，遂養成不痛不痒之世界，彼為文言者曾亦靜思之否耶？”

“文言之禍亡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以為“大抵變法，以開民智為先，開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則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謂陸沉，若改文言，則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謂不夜”。他以為學習文言浪費時間和精神，“若改為淺說，則从前須識六千字者，今則識二千字可矣，从前須解二千字者，今則解一千字可矣”，

● “陳子襄教育遺議”，第6—9頁。

因此他主張以淺說作淺報，大開民智，而“作報論者，亦惟以淺說為輸入文明可矣。”淺說是從內容上盡量改變文言的面貌，使它成為通俗，人人可讀之報，因此行文與詞彙盡量與日常生活密切相聯系；如他舉上海人力車工人不認識篆字寫的“梅福里”，而認識正楷“昌壽里”，“湘報”不如叫做“湖南報”；又說“文言譬如古玩店，淺說譬如賣米店”，又說“近代君主，與俗人所謂豬仔頭無異”，這是淺說的實例。

“詩界革命”倡導者黃遵憲主張寫白話詩“我手寫我口”，反對模仿古人，要用“流俗語”寫“我之詩”，這和一九一七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主張很相似[●]。

“小說界革命”發動者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後，跑到日本辦“新小說”，他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對於推進小說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說：“欲改良群治，則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小說為政治服務，很明確地提了出來，同時楚卿發表了“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其中更強調提出了採用白話文作文學語言的主張：

“中國文學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為今之計能造出最適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參半焉，此類之文，舍小說外，無有也。”[●]

● 李何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社會背景和文學概況”，“新建設”1954年10月號。

● “新小說”創刊號。

● “新小說”（1902—）。

“言文參半”即陳榮衮所提倡的“淺說”，這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嗎？然而買辦資產階級胡適却有意把它抹煞了。

戊戌變法的一個領袖王照是“有意提倡白話文學”的人，他在變法失敗後，發願要創造“官話字母”共六十個，用兩拼之法“專拼白話”，他說：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如之，……故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系就當時言俗肖聲而出，著之于簡，欲妇孺而即曉，凡也、已、焉、乎等助詞為夏殷之書所無者，笑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後世文人欲惜文以飾智驚愚，于是以摩古為高，文字不隨語言之契符，其口音即迂流愈速……異者不可復，而同國漸如異域。”①

胡適說王照“主張拼白話的字母很有許多地方和後來主張白話文學的人相同”②，他曾說過以前提倡白話的人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由於他是一個白話形式主義者，必然沒有辦法把白話文跟白話文學區別開來，然而在這些“有意的主張白話”中還有一個王照的主張“很有許多地方”和“後來主張白話文學的人相同”，這個“後來主張白話文學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胡適本人，他所謂“相同”，就是我們所謂“抄襲”“盜竊”。其實豈只王照一人，黃遵憲的“詩界革命”，梁啟超、楚卿的“小說界革命”，也不都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嗎？

①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原序”。

② “建設理論集”導言。

但是他盜竊袁廷梁、陳榮袞的白話主張，全部“相同”，却抹了一字不提，而且“全部相同”較“很有許多地方”的“相同”來得早，前者是變法運動前后的主張，后者是變法失敗后的主張，胡適自供后者的主張與他“相同”，不能不招供与前者的主張“全部相同”，于是白話文盜竊案證據確鑿，無可抵賴，但他很狡猾，有意的歪曲晚清白話文運動，用“遠交近攻”的詭計，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用掩眼法企圖引導人們向漢唐去找所謂“白話文學”，而看不見近在眼前的晚清白話文運動，胡適有意拆散了晚清白話文運動的歷史，攻擊它的失敗，東扯一些史實，西扯一兩個人，零碎地無關重要的說几句，而整個晚清白話文運動，被支解得不成系統，無非想割斷歷史，另外把他在美國的“新發明”——“白話文外來論”填補進去，我們知道，晚清白話文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啓蒙運動，它的範圍廣闊，提倡白話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而大量白話報紙、白話書籍、白話小說，流行新思想隨着白話狂潮汹涌澎湃，胡適、陳獨秀都是早期受了這白話狂潮影響在清末寫白話文辦白話報，可知五四前夕的白話文運動是繼承晚清白話文運動的●，這是歷史的發展，決不容許買辦資產階級胡適自私自利的割斷了它。

● 陸行：“清末民初的白話文與胡適之”，剪報本。

二 白話文推行的一般情况

戊戌变法虽然是“百日維新”，但作为維新武器的白話文仍然繼續推行，可以說五四运动前夕，所有的白話文都是戊戌变法白話文的一脉相承。維新运动的政治改良是失败了，但文字上的改良却收到了相当的成功；如全國性白話報紙的發行，大量白話教科書的編印，白話文学作品的流行，可知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經發展成为白話文运动。

1 全國推行的白話報紙

維新人物要运用白話文來傳播新思想，白話文急先鋒裘廷梁說“欲民智大啓，必自廣學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開報始。報安能人人而閱之，必自白話報始。”●戊戌变法前后，在長江下游各省出現八种白話報；如無錫白話報，杭州白話報，苏州白話報，寧波白話報，國民白話報，上海新中國白話報，安徽白話報，長沙演說通俗報，江西新白話報，其他各地有潮州白話報，北京京話報，北京正宗愛國報，新疆

● 裘廷梁：“白話報序”。